

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

融之敬玄以實紹之邀玄以名不可同日語

### 第五倫

第五倫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

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

能選用志行之人則不必問孤貧特用孤貧者以破賄爭之俗耳

### 王祥

王祥應召呂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計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休徵一任州委便能使一境清靜至行之人自然有體有用

宗資

宗資守汝南，請范孟博爲功曹。范在職，嚴整疾惡，人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搜拔幽陋，天下稱之。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此語若施於今，則爲一郡兩太守之謠矣。惟古人擇賢而任，所以不可及。

龐參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立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幸龐公能爲任棠作註脚，不然幾於啞謎禪矣。

田歆

种暠始爲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  
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多貴戚命不宜相  
違歆自用名士以報國家耳可助求之會湛送  
客于太陽郭遙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  
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  
乃洛陽吏邪湛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不必  
在山澤歆卽召暠于庭辨詰職事暠辭對有序  
歆甚奇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異士不必在山澤誠哉是言

延篤

延篤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愛惜民黎擢用長  
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  
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  
張趙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惟擢用長者乃可以與參政事

王龔

王龔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

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  
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齎記謝病去龔怒使  
除其錄功曹袁闓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  
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  
以非禮龔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繇是後  
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黃叔度畢竟超人一等若陳仲舉便有進  
退維谷之狀

荀淑

荀淑爲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拔韋褐芻牧之  
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

荀季和故具人倫之鑑安得所拔非名士

吳粲

吳粲少時與同郡陸遜齊名初爲山陰令有能  
聲後爲會稽太守召處士山陰謝潭爲功曹潭  
以疾辭粲下教曰夫應龍以屈信爲神鳳皇以  
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  
在官募民討平山越

古人待一功曹如此其重安得不自愛

### 傅燮

傅燮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

故吏與舉主交代合符亦大常事何足爲榮所難在范津之知人耳

### 陳昭公

陳昭公寵守廣漢入爲大司農帝問在郡何以

爲理昭公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能主簿譚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

要在功曹主簿不負太守太守乃能不負廣漢郡

### 王越

東海王越臨兗州以江應元爲別駕委以州事與應元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應

元舉郅鑿爲賢良。阮修爲直言。程收爲方正。時稱其得人。

宇宙自不乏才。聲應氣求。定有相符。然賢良直言方正之彥。偶集一時。亦不易得。

### 陸馥

陸馥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

奸摘伏。事無不驗。

用十善固難。知十善尤難。所用非人。亂政更甚。其不令人稱滿堂刺史者幾希。

### 陽州公

陽州公永樂。累遷北豫州刺史。罷任。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爲濟州。仍以二人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義取。莫復畏。及至州。監與公正諫。不見聽。以

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

爲政者安可無夾輔宓子賤之取友有以也長史別駕之正氣自足動刺史畏憚而神武教臣下以不廉殊不可解

### 韓滉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群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此公真能器使

### 陳仲舉

陳仲舉爲樂安太守郡人周孟玉清潔之士前後太守禮命皆不至獨仲舉致焉仲舉大加寵異字而不名特置一榻去則懸之

仲舉每遇高士多以懸榻示寵禮然則下陳蕃之榻者不特一徐孺子矣

### 羊陟

羊陟爲河南尹，知趙乙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乙，時諸計吏多盛飭車馬帷幕，而乙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暝，又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柴車草屏露宿，或是務飾名行之槩，與語極歡，必有卓然獨抱羊公觀人，非在區區弊車羸馬間者。

### 陳登

太守陳登使功曹陳矯詰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如登所言，眉睫間無不作名士態，安得謂非自矜。

### 顧邵

顧邵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祠，非禮之祭者，小吏委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譖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經，邵當之，豫

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類，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病，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畱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

如此拂拭後進，獎拔名流，風尚所及，自當瞿然顧化。

### 袁粲

江毅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毅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尹與丞政事德業可相成者不少何以獨  
稱風流不墜

呂豫

呂豫爲陳畱太守宣布禮教敦尚名節一時人  
士化之後瑯琊王澄嘗行經其界豫遣吏迎之  
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  
江應元時郡人多至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  
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  
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  
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此中小吏亦知如此  
可以知君之德化矣子尼卽蔡充應元卽江統  
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問人不問位陳畱  
小吏可令王澄面赭

朱公叔

朱穆年二十許爲郡督郵迎太守太守見公叔  
問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勢或有令德公叔答  
曰郡中瞻望名公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逆

孔子語次因及風俗人物太守大奇之曰身非  
仲尼督郵無愧顏子

少年便非德行之選應對已列言語之科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爲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  
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  
卒也惟不乏我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  
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  
悅之擢爲功曹

不乏我事一語便足觀其器局輔之是任  
達人自然賞此奇士

徐寧

徐寧爲興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  
常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  
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之云是興縣  
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  
大賞之結交而別

爲令能清惠更能博涉便是循良第一流

陶侃

陶侃守荊州，至潯陽，既有憾于庾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愆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噉蕪，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實。前賢觀人，每於最細微處矚目。

皇甫亮

裴景昇為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俗號考終為送路考，省較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當與有中，為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兩為美事。景昇官至青州刺史。

如此殿最考功之法，乃不為文具，司牧何

患無賢

王儉

王儉爲丹陽。有一令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卿與誰共事。答曰。十餘歲在張令緒門下。儉目送之。時殷琰在坐。曰。康成門人也。

自是六朝氣習。

劉仁之

劉仁之爲西充。臨別謂崔暹曰。貴州士惟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州。定

有何政。使劉西充如此。欽歎業曰。惟知自修。文宣謂裴英起曰。卿識河間中郎孟業不。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中心清正。世實希有。帝曰。果如公言。便是太屈。

清○正○便○是○自○修○之○實○劉○裴○之○觀○人○甚○正○

張忠定

張忠定在蜀。有叅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明日求去。且以詩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

興濃公驚謝曰此吾過也同僚中有如是詩人而吾不知因畱慰薦之

二語似一寫其無聊之致未便能動忠定特忠定借此爲憐才以鼓舞僚屬耳

### 范文正

范文正公仲淹掌睢陽有孫秀才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問何謂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爲補學職月得三千因篤學春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

春秋教授名重京師卽昔日索游秀才也公歎曰貧累大矣苟因循索米至老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而不見也

憐才如文正惟明復足以當之不然恐世政不乏索游秀才耳

### 薛簡肅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薛愛之館於府第俛與子弟講學每日范君廊廟人也蜀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卽步行趨府門

人不知爲帥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將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得一偉人與俱來

蜀公之器格固高簡肅之賞鑑亦確生平知已何可多得

孫炎

孫炎守處州時秀民有才能者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人問有才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俠負

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劔送炎炎作詩以爲劔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詞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傾峽滾滾不休累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

草昧之際收錄賢豪故是急著

任泰

任伯亨平生守一敬字。如此作用，不愧以敬字自盟矣。

姚善

姚善守蘇州，有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曰善，迺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



聞之欲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廷若明公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邪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善薦爲行軍司馬從大將軍諮議軍事會遣芹入奏事道病卒猶條兵事緩急以上執政

下士之風空谷幾無足音然周士之貴要亦有以自處

### 况鍾

况鍾在蘇州興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時有鄒亮者獻詩十二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外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於爲義類如此

况公之取鄒定有獨鑑、在詩句之外者、不  
然、卽瀾翻倒海之詞、亦何能定人品格、  
難在不爲潛揭者所動、

天津卷之三十九 終

牧津卷之四十目

治賦 兼役法

李惺

任峻

宋齊丘

劉晏

張綸

呂正獻公

王欽若

杜衍 五見

張詠 十三見

李南公 二見

邵曄

李蘩

張奎

王鐸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孫夢觀

趙開

章服

趙必愿

趙不息

范成大

胡順之

許庸

葉衡

王良

董搏霄

二見

鄒伯顏

許楫

冷應徵

汪綱

李叔正

周仔肩

吳惠

况鍾

三見

樊瑩

何鑑

王汝績

楊繼宗

六見

何文淵

郭南

張淑勵

陳恪

齊柯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牧津卷之四十

治賦

明山陰祁承燦輯

李愷

李愷初仕魏文侯知其能賢之以爲上地守下  
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勝不中者負令  
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愷又作盡  
地方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  
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  
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

爲粟百八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傳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加減，凡六篇。具律，卽今名例律也。商君受以相秦。

民之寄命在食，國家理財要法，莫急于糴糶散斂之間。此法始於管仲、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國，而李悝之意，專主于濟民。管仲所謂人君不理財，則畜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孔桑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宗此。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與其爲豪強所擅，則取之

以富國可也。至農人服田力穡，贏餘幾何。上人時其歛散，而不使甚貴甚賤，則可。若以盡操小民之利權，則害民并以害國矣。

任峻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竝起，卒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爲

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

屯田是足餉第一義。任峻典農而許下一郡，卽得穀百萬斛。有謂屯田無近效者，吾所不解。

宋齊丘

宋齊丘在江南時，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

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丘○說○徐○知○誥○以○爲○錢○非○  
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  
蠲○丁○口○錢○自○餘○悉○稅○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  
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億○萬○計○齊○丘○曰○  
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繇○是○淮○間○  
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自來富國之臣未有不從蠲恤爲基者

### 劉晏

劉晏方八歲時玄宗封泰山晏獻頌行在帝奇

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卽授太子

正字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後期舉賢良

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祿山亂避地襄

陽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

假晏守餘杭璘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

晉陵西走終不言功代宗朝領東都河南江淮

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

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接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淮

泗至河陰鞏洛盡得其病利然畏人牽制乃遺



書於宰相元載備陳利害載方內擅朝權得書  
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  
子大悅曰卿朕之鄼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  
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晏在位佐軍興實國  
用歛不及民而用度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  
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  
不廢事無鬪劇卽日剖決無畱所居修行里粗  
樸庠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後被誣貶忠州刺  
史賜死天下以爲寃時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

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晏以爲戶口滋多則賦  
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  
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  
歉則賤糶或以穀易襍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  
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  
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  
卽奏行之不待其困斃流殍然後賑也繇是戶  
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  
季年乃三百餘萬○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

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  
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  
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  
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  
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  
不之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  
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晏有精力  
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  
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  
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無甚貴甚  
賤之憂

今能爲國家實經濟者惟財用一事豪傑  
士慎勿諱言劉晏也劉士安每言如見錢  
流地上豈不能毫末爲自潤計而簿錄其  
家僅雜書兩車米麥數斛傷哉廉矣廉而  
出於司錢穀會計之人其廉尤難○晏之  
理財是見財而不見身晏之律身是見身  
而不見財天下未有不廉而能奪造物盈

物濟  
卷四  
六  
虛消息之柄者。○妙在先備陳利害，而使  
朝廷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以盡展其才。  
蓋理財一事，非專且久，必不能取効。且久。  
○夢溪筆談曰：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  
價高下，卽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  
司時，嘗行之於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  
於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  
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  
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

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  
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爲五  
等，具籍於主者。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卽時  
廩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卽糴  
第一數，第二價卽糴第四數，第四價卽糴  
第二數，乃卽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  
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  
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  
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

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卽日知價。信皆有術。○劉晏貴糶賤糶之法。不專於救荒。而其法實與常平相出入。其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預爲奏行。不待困斃流殍而後賑之。尤可法也。

### 張綸

張綸天禧末爲發運副使兼知泰州。先是江淮發運政多不舉。逋課累年。綸奏除鹽課宿負。官其器用。入者優其直。繇是歲增課數十萬石。

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銅鉅石爲十碇以洩橫流。泰州捍海舊堰壞。歲患濤冒民田。綸與范仲淹經畫修復之。遂成堰。凡百五十里。復逋戶三千。州民賴之。

奏除宿負而增課乃至數十萬。此之謂以予爲取。乃理財第一策。○司牧者欲使地無遺利。必先于水利究心。

呂正獻公

呂正獻公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羨餘，蓋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三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役。又有追償舊欠秋重役錢五千五百緡，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爲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爲括其數以告于朝，請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竟不行。溢額之賦，一增必不可復減，以正獻之忠

告，而司農猶格不行，恤民蓋難言之矣。

王冀公

王冀公欽若爲亳州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輸之，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見擢爲朝官。

只先支濕穀，則輸者受者皆爲兩便，宰相才不須此，而卽此亦見宰相才。

杜正獻

杜正獻公衍，又徙永興軍。時西邊用兵，民勞于調發，至破產不能給。衍爲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會期，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芻秣，宿食來往，比他州省費十六七。

凡期會一寬，民自受惠，而事亦早就，急處用寬，此法人多不解。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詠治蜀，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

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十戶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奏爲永制。後雖時有災饉，民無餒色。

濟困因以禁奸，忠定真政事中化工手。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戶長，知

縣自督之書其姓名帖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  
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稅存戶  
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治南公悉召其村豪  
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所典賣耳與汝期一月  
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分趣輸之及期盡得冒  
佃之人使各承其稅

催徵之煩至今益甚南公初之立法亦嚴  
然法行而民不擾民畏而法不煩此之謂  
治才

### 邵曄

邵曄知廣州鑿內河以泊舟楫不爲颶風所害  
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  
五羊之民始有溫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  
除我二苦

惠民正不在多

### 李蔡

李蔡撫利州嘗匹馬行阡陌咨民瘼有老嫗進  
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蔡感其

言奏罷之。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范成大同繫相度，繫奏請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爲官糴，貴賤賤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既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爲市，遠邇謹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且得盡力農畝，歲大登。

巡行阡陌，咨詢民瘼，胷中了了，則利民之念自切。

### 張奎

張奎通判廬州，會秦州鹽課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因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爲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恡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也。於是悉除十一州所負。

今鹺法屬商人，通行民間矣。然商日貧而國課亦不裕，其故安在？○一言而悉除十